

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

写字间的死亡

范青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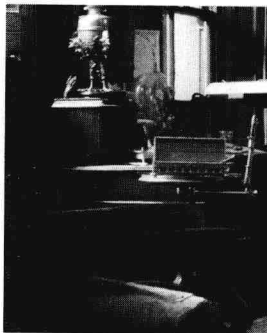
“爱情至上的女人，在我看来，是自私而又偏执可怕的，她们不过是以爱为借口来满足自己、折磨别人罢了。”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写字间的死亡

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



范青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写字间的死亡 / 范青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9

(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)

ISBN 978-7-5399-5517-9

I. ①写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2015 号

书 名	写字间的死亡
著 者	范 青
责任编辑	胡 泊 刘 佳 王一冰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6.25
字 数	12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5517-9
定 价	2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出身 001

问题的关键 089

写字间的死亡 119

出身>>>

序

1

郭小峰站在厨房里，专心致志地研究着杂志上的食谱，摊在那里的几本杂志他已经都翻了一遍了，看完最后一本，他长出一口气，抬头看了一眼挂钟，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，好了，现在他需要做出抉择，到底是学做一个“鱼子酱烟熏蛋”呢，还是学做一个“青柠豆瓣煎带子冬菇”。名字和照片看起来都漂亮的不得了，似乎哪个都不错。

可是——

此刻他的胃轻轻收缩一下，微微向他表示出想吃些什么的信号了，这使他审美的天平开始向务实的一方倾斜起来。虽然古语有云“饥饿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！”明确告诉我们——人饿极了会看什么都眼馋，不过一旦能有选择，多数人还是会有

喜恶的，比如郭小峰，一旦饿了，他就希望寻找最习惯、最喜爱的老口味，而不喜欢在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寻求新鲜的味觉冲击，对他而言，新鲜口味应该是从容之下的尝试。

不知不觉他的目光又落到了另外一本杂志的图片上，这是他本来完全没有考虑的一个菜式。因为今年寒假一回来女儿爱梅就坚决嚷嚷着要减肥，表现在几乎不肯吃饭，所以在这个周末的上午，他决定学做几个新口味的小菜来拓展拓展自己的味觉，为此他打算专学一个平时不尝试的口味自娱自乐。但现在，微微抽搐的胃不断地提醒他，也许先学做这个更家常的口味更适合。

眼前的图片同样有一个诱人的名字——“红烧肉五香沙冰冷面”，沙冰？这应该是个夏天适合的菜式，不过，屋里暖气烧得热烘烘的，也无所谓，就做这个吧！郭小峰对自己说，他颇为爱怜地看了看漂亮的图片，很诱人呐！而且看看原料，做出来应该不会出现看着妙不可言，吃起来却皱起眉头的情况。

他把这本书留在了厨房，然后收拾起其他几本拿到了客厅。放好之后，他下意识地 toward 洗手间瞥了一眼——果然，女儿爱梅还站在镜子前，似乎正皱着眉头发狠呢！

郭小峰克制住自己的笑意走回了厨房，开始根据菜谱一样的找出相应的材料来，又仔细看了看操作步骤，并不算麻烦，然而要求操作细致，如果严格按照程序弄下来至少也要一个多小时，这一刹那，他的主意出现了大翻转，决定各种原料加一倍，这么麻烦，那就多做些，反正可以放在冰箱做卤，以后几天吃饭都可以省事了。作为一个刑警，他并没有多少如此

悠闲的周末用于消磨的。

郭小峰开始尽量一丝不苟地按照操作规程实施起来，等到香味弥漫，手工面也下好了，终于全部完工时，他再次抬头看了看挂钟，天！已经快下午一点了！真费劲！他暗自庆幸自己刚才多做一些的决定，花半天时间做一个简单的菜，不是厨师就必须是时间富裕得要命的人才行。

他长舒一口气，带着饥饿的渴望端着自己费了半天劲儿才做出的面来到了餐厅。刚坐了下来，一抬头，发现女儿还站在洗手间门口镜子前发狠呢！

“你中午不是同学聚会吗？”郭小峰挑起眉毛，“怎么还在这里站着？”

“改到下午两点了。”爱梅继续愤恨地盯着脸上的那颗不合时宜长出来的粉刺，眼珠都没有动一下。

“噢，那要吃口面吗？爸爸今天照着书学做的。”

“不要诱惑我，我正减肥！”爱梅有些没好气地回答，但这次她的眼珠偏离了，“你在厨房捣鼓了一上午，就做出个这？”

“是呀！”郭小峰回答。忍住到了嘴边反击女儿的话——你在镜子前站了半天好像什么也没捣鼓出来。

女儿已经大了，突然这么爱美，他感觉很高兴，可不想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因为无意的言辞伤害到她。

爱梅抽动了一下鼻子，“闻起来还不错嘛！”她咽了口口水。

“尝尝吧！”

“不！”爱梅坚决地把头扭了过去，嘟囔道，“我正减肥，下午同学聚会肯定还会吃掉很多卡路里呢。”

“好吧！”郭小峰不再建议，扭过头开始专心吃自己的冷面。

他不是那种爱用食物表达感情的父母，也不认为儿女少吃一顿饭天就会塌下来。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”，这是他一向的观点。

悠闲的时光总是一闪而过，当听到楼下钥匙开门的声音，郭小峰的眼睛从手中的资料上抬了起来，都晚上十点了吗？他心里嘀咕着拿起手机一看，果然已经九点五十了。尽管平时对女儿很少约束，但女儿只要在家，晚上回来的时间却规定得很严——十点之前必须进家，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，而且必须先电话请示。

“人关键要自觉。”爱梅曾讪笑着抗议，“你要相信你的女儿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。”

“那你干吗在几点回家这个问题上这么严格？难道能控制住什么吗？”

“我不想控制什么，但总要有个时间界限的，”他以少有的严肃表情回答，“我认为晚上十点是安全和危险的分界线。”

“什么安全。”

“生命安全。”

女儿不再讪笑了，耸耸肩膀，只是一贯爱和爸爸强辩的习惯不能收梢：“白天就绝对安全？”

“我只管大概率。”郭小峰板着脸回答，“别忘了你爸爸是干什么的。”

女儿很是不屑地撇撇嘴，倒还总是乖乖照办。

2

尽管听到了楼下钥匙开门的声音，郭小峰依然动也没动的半躺在床上，只是眼睛从手中的资料上偏离了一会儿而已，大约几分钟后——

楼梯上传来很响的脚步声，接着，他卧室的门被有些粗鲁地敲了两下，不等他说话，门就被一下子推开，他稍微皱皱眉头。

“爸——”女儿爱梅已经立在他的面前，一手拿着叉子，一手托着他放在冰箱里的那盘照着图片摆放得很是整齐漂亮的凉面，满脸失望地问：“凉面怎么只有这么一点？”

郭小峰瞟了一眼那足够自己吃的一大盘凉面：

“这还不够？”

“不够，我饿死了，爸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下一点儿？”

郭小峰看看女儿，张张嘴又闭上了，叹口气摇摇头下床站了起来。

“等等啊，拿微波炉热一下再吃，这样太凉了，”他一边交代着，随口又咕哝着问，“你没吃晚饭吗？”

“呜——我——唔——”他听到一句完全不懂的回答，接着，直到他下了楼走到厨房门口，才又听到那种嘴里塞了一坨东西又咽了一半的含糊嘟囔：“别提了，本来是很高兴的事，结

果很不顺利，小敏妈妈开始还哭了，后来给我们讲人生的道理，呵！弄到现在，结果……爸，多下一些。”

郭小峰稀里糊涂地听着，开始下面了，面熟的很快，几分钟后，当他端着面走出来之后，发现女儿面前的盘子居然已经干干净净的了，而她的眼睛还贪婪地盯着那盆卤汁。

“什么道理讲不完，你们都没吃晚饭吗？”郭小峰不耐烦地再次问道。

“不是，她们几个都回家了，我留下来听了听。”爱梅说着，赶紧接过爸爸手里的碗。

“哦？什么重要的道理让你这么有兴趣？晚饭也不吃——”他忍不住诧异地想到女儿一向气盛，整天听不进去自己一句话，别人唠叨她倒挺有耐心！

“反正直到你出门，你可是什么都没吃，你不会告诉我你一天都没吃东西吧？”他又追问一句。

“那时我还不饿。”爱梅专心叉了一大坨面放到自己的盘子里，接着马上舀了两大勺卤汁随意地泼在面上，然后不满地斜了郭小峰一眼，似乎很不满爸爸的健忘。

“再说，我正在减肥呀！”她提醒道。

“减肥？”郭小峰反问一句，刻意看了看女儿面前的盘子，然后点点头，“噢！我知道了。”

爱梅头也没抬，继续专心地搅拌着面前热腾腾的面条，似乎没有听出爸爸口气里的讽刺。

“好吧，”见女儿无动于衷，郭小峰只好又悻悻地强调一句，“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居然爱听别人说教，那我现在忠告你，暴饮

暴食最不利于减肥！”

果然——

“你这是老生常谈。”爱梅立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，按惯例发出了反驳的论调。

也许刚才狼吞虎咽的冷面已经发挥了作用，爱梅的眼睛不那么绿了，所以继续强调着自己挨饿听道理的充分理由：

“人家讲的都是妈妈对女儿的贴心话，不是什么大道理，我没有机会听到的。”

已经站起身准备离开的郭小峰，心猛然抽动了一下。虽然女儿的声音中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悲伤，然而，那浅浅的惆怅还是听得出来的。岁月荏苒，不知不觉间，妻子已经过世快三年了。

再看看女儿，似乎一眨眼也变成了真正的大姑娘，这些年自己对女儿的管教基本一直采取“无为而治”的态度，一来女儿已经上了大学，他鞭长莫及；二来他还是觉得很多事也许本来事儿不大，可做父母的要是特别大惊小怪，结果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

今年寒假看到女儿回来后的精神面貌，还觉得自己的策略可能对了，但现在看来，从另一个方面，是不是太过疏懒了——

几秒钟之后，他重新坐了下来，口气也变得轻松和随意了：“是吗？什么贴心话？很秘密吗？”

“秘密？不！”爱梅爽快地回答，“很简单，不过小敏妈妈可说了好多好多，旁征博引的。”

“是吗？那说了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简而言之就是——嗯——怎么才能得到幸福。”

“哦？”郭小峰故意夸张地提高了些声调，“那可是太重要了，可怎么才能得到幸福呢？”

“哎呀，这说起来话就长了！”爱梅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，混合着佩服和痛苦的意味儿。

郭小峰笑了起来：

“看来使你明白了幸福得来不易了？那就对了！”

“真是不易呀！”爱梅愈发叹息不止，“本来小敏谈了个男朋友，今天带给我们和她妈妈一起过目，谁知她妈妈三问两问，脸就沉了下来，然后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给赶走了，小敏还没生气，她就哭了，说到这儿，爸，你还是很很好的，不管怎么样，都不会这么夸张失礼。”

听到女儿的赞扬，郭小峰一直笑着的脸却不自觉地僵了一下。

爱梅也连忙回避地垂下眼皮，装作没意识到似的继续说道：

“不过小敏妈妈后来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，她说，恋爱和婚姻不同，谈恋爱就是图个浪漫，婚姻就不一样了，一定要脚踏实地。否则一旦选错了，一辈子就毁了，尤其是女孩儿，更是如此。”

郭小峰克制住刚才心里的不快，继续默默地听着。

“她还讲了很多，你想，说了一下午呢，反正，猛一听，觉得人生活得好可怜，太多约束了——”爱梅用有些夸张的悲伤语调叹道。

见爸爸不说话，爱梅继续带着感伤的语气说道：“不过，生活就是这样，不是吗？现实会把你的理想摔得粉碎，把你的棱角磨平，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家伙才能活得滋润。”

郭小峰依然没有说话，房间里一时陷入了沉默。

几分钟后，爱梅感伤的神情变成有些好奇了，一下子恢复了平日的活泼爽朗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，爸，”爱梅眨眨眼睛，带着窥视和好奇问，“不是挑起了你的伤心事吧？”

郭小峰顿时笑了：

“你想哪去了——我只是在琢磨你刚才的话。说实话，我这一辈子都是和罪犯、死亡打交道，想的说的都是如何远离犯罪这样的问题，真是从来都没有想过‘幸福在哪里’——这确实是更高层次的追求。”

“那当然！生活可不只有幸福和不幸两种状态，”爱梅猛然把两臂使劲儿向两边伸开，两只手还呼扇比划着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它们之间还隔着这么这么这么远的距离呢！”

“对，对，”郭小峰笑得更厉害了，“那你给我说说，让你甘心饿了一天而听来的幸福标准好不好？”

“哎呀——”爱梅大叫一声，“那可太长了，小敏妈妈还讲了很多例子，我现在可没力气复述，简而言之，就是选丈夫就好比选股票，要各方面综合来看，首先要看出身，然后家庭条件，还有父母的性格，还有他本人的职业、学历，再看看是否有潜力、性格如何吧——嗯，反正还分得很细，太现实了，我听得觉得结婚好没意思。”

爱梅飞速地加进一句，然后不等爸爸沉脸立刻继续折回原

来的话题：“可小敏妈妈说现实就是这样，女孩子总是爱做梦，如果只强调感情，等后悔的时候，就太晚了！爸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郭小峰沉思着看着女儿，片刻——

“恐怕我没资格评论，”他很慢地说道，“因为我从来没琢磨过这个事儿。不过，你倒提醒我回想起了自己经手的一些案子，那些不幸似乎确实和这些因素有关系。”

“真的？”爱梅来了精神，“天哪，都牵扯到谋杀了？你给我讲讲，我最爱听你讲这个了。”

“明天吧——”郭小峰站了起来，“我要好好回想一下。”

“回想？很复杂的案子吗？”爱梅更加兴奋。

“不，只是有好几个，我恐怕先要理理头绪。”

“好几个？”爱梅兴奋地尖叫起来，“透露一下，关于什么内容的？”她满脸渴望地问。

郭小峰站住了，微微想了一会儿：“既然你先谈到了家庭影响，那我先讲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案子，案子名字就叫‘出身’。”

3

第二天上午郭小峰刚下楼，就发现女儿爱梅已经在厨房忙碌着。

“这么早你在厨房干什么？”他吃惊地问。

“准备早饭，”爱梅头也不抬，“省得等你来再准备就更浪

费时间了，我们快吃，一会儿你快讲。”

“干吗这么急？”郭小峰咕哝着说，心里却得意极了，看来自己讲故事的能力还是很强的。不仅女儿，自己的下属业余无事也最爱对自己说：“郭队，讲讲你以前的案子好不好？”

尤其是自从前年秋天自己那次突发胃出血，小秦、小胡、肖素几个如同儿女般的下属在轮番到家里帮自己做饭、整理家务之后，他曾像堡垒一样对外关闭的家门，可是再也关不上了。

自此以后，有了闲暇，他们总是自作主张地说：

“干吗出去吃饭？去郭队家做好了，吃完了还可以在他家茶室边喝茶边听他讲案子，晚了还可以直接睡下，反正他家有地方，第二天还可以搭郭队的车上班，多好，一条龙服务。”

他有时嘴里会微弱地抗议一下，但内心是非常感动的，不光为他们知道自己如今单身一人，怕自己寂寞的体贴，还为他们细腻，总是隔段时间才提这样的要求，就为同时还知道自己平时愿意一个人待着的清净的性格。

回想到这里，郭小峰心里涌上一种温暖，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了微笑。

“当然，上午时间短，一磨蹭一上午就没了。”爱梅瞟他一眼回答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我本就没打算上午讲。”郭小峰说，“是准备下午讲的，一会儿我要准备一下午饭，你不吃也不做，我还要吃饭呐！”

“准备？”爱梅奇怪地反问，“你昨天做了那么多卤酱，足够你吃两天了，我又不吃。”